

第四届(2020年度)“十佳百优”通讯员评选结果

致谢全市通讯员

2020年,是《安康日报》连续评选“十佳百优”通讯员的第四个年头。

这一年,《安康日报》始终坚持政治家办报、开门办报原则,深入践行新闻“四力”,加快推进融媒体发展步伐,创新内容、创新形式,促进了办报水平和报纸质量的进一步提升,为加快建设西北生态经济强市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。这些成绩的取得,离不开广大通讯员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。

随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推进,各县区“新媒体+”融合模式正带来全媒体新时代,这也激发了安康日报融媒体的快速发展。《安康日报》作为市委机关报,反映的是城市的发展面貌,是全市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大事,它贴近百姓生活,关注政务、商务重大事项;它不断拉近和读者的距离,更加贴近党委、政府中心工作。各位通讯员和《安康日报》一起,架起党委、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。不平凡的2020年已经过去,新的伟大征程正在2021年新春的脚步声中到来,我们将为广大通讯员一道,认真生活,努力工作,用清澈的“新闻眼”去发现安康更多的新、更多的美、更多的光、更多的热,让我们的新闻永远在安康追赶超越的“在场”!

十佳通讯员

汉滨区:张承喜 紫阳县:唐波 平利县:陈力 石泉县:许兵 旬阳县:李开涛 镇坪县:马艳 汉阴县:黄舟山 白河县:汪银春 岚皋县:陈延安 宁陕县:何源

百名优秀通讯员

汉滨区:吴亚君	张昊	龚甲庆	唐纪创	匡世友	周亭松	胡智贤	刘杨	朱骏	李永明
紫阳县:刘成军	彭召伍	刘效廉	陈昌美	陈刚	陈道广	毛润	邹益山	卢思君	黄治涛
平利县:张禄	黄小彬	王韬	王隆	刘应珊	汪洋	高文涛	袁宝	彭军	廖博洋
石泉县:孟少猛	沈沙沙	熊彬彬	刘庆勇	张磊	周洁	郭健	刘浩	曹靖	许启军
旬阳县:华荣艳	黄妮	张兆群	李步余	邓雪蓝	王登霞	李从波	强朝辉	吕晓兰	刘晓峰
镇坪县:何丹	唐琳	江涛	欧佩	杨晓芳	杨梦婷	黄俊	谭余倩	杜波儿	杜韦慰
汉阴县:邓永新	张辉	王文艺	王凌功	敖利明	吴静文	黄小柳	陈娇	刘安正	林爱铭
白河县:朱明富	贺余环	刘静	王琛	纪道娅	刘淑雅	何光晨	陈泽培	王芬	李孟阳
岚皋县:黄义	刘松	曹婷婷	杨敏丽	廖霖	张薇薇	唐定莹	唐明洁	姜娟	刘长兵
宁陕县:杨宁	杨卓	李兵	曾宜玖	冉隆兵	李倩	陈明安			
安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:罗楠	杜明坤	李俊							
恒口示范区(试验区):	何晓峰	何波	熊涛	万晗	沈楸竹	邓金龙	梁小伟	杨继斌	张新民
市直:杨敏	王秋	温华鹏	候云萍	姜波	陈玮玮	程婷婷	刘欣	邹瑾	方仁东
马小松	王锡松	钱月娟	周瑞儒	李治邦	聂婷婷	何蕊	原凌云	屈闵	唐晓军

最佳宣传集体

汉滨区委宣传部 紫阳县委宣传部 镇坪县委宣传部 平利县委宣传部



2020,似高铁呼啸而来,

如货车满载而归,还像鸭子缓缓游荡,使人联想到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的诗句。本该“蒌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然而,“2020”,这发音若救护车警报,冥冥中暗喻不测,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,打乱了人们欢快有序的节奏。

这一年,“逆行”“抗疫”成为英雄的象征,人民记住了共和国功臣;钟南山、张伯礼、张定宇、陈薇……

“宅家”,对于普通人来说,也是贡献,我的文友们自发吹响文艺战“疫”集结号,以笔抗灾,以墨传情,平利大街小巷的宣传广播和标语内容,大多出自他们神来之笔。历次重大事件,文艺工作者从不缺席。

这一年,我们县擎红色党旗壮绿色产业,以特别能奉献、特别能攻坚、特别能创优的作风,打好了疫情防控阻击战、脱贫攻坚收官战和经济发展保卫战,在省对县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连续六次领先、三年优秀,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一面旗帜。

这一年的4月21日,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平利,在老县蒋家坪女娲凤凰茶山现代示范园,提出了“人不负青山,青山定不负人”“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,又是经济财富”等重要论述,对我们县“山上兴产业,山下建社区,社区办工厂”发展思路充分肯定。“五级书记”同框照片刷屏,我们县迎来历史性“高光时刻”。锦屏社区的乡亲们更是永远忘不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祝福;“衷心希望,我们的父老乡亲们的生活啊,真像我们城市的名字:安康、平利,平安顺利。希望我们奔小康的路上一个也不少,都能够顺利地脱贫,确保小康。祝

大家幸福安康。”

这一年,中国民协在我县举办了“我们的节日·中国重阳民俗文化艺术节”;“我们的中国梦——文化进万家”“决战脱贫攻坚,决胜全面小康”陕西省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慰问活动,两次走进平利;全市“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,决战脱贫攻坚,助力乡村振兴”书画展在我县举行;“秦楚翰墨扬国粹同绘乡村振兴篇”平利·竹溪两邻县书画笔会终成所愿,我们谱写了大胆之举、破冰之旅。

这一年,我服务的“双百三宣”(一百名业余通讯员,一百名文艺协会骨干,宣传脱贫攻坚工作,宣传脱贫致富群众,宣传扶贫干部)文艺宣传队,继续活跃在平利县的城乡社区,成为脱贫攻坚“铁军”的有力补充,人们夸赞他们“是直升机,就地起飞,到最需要的地方。”这支平均年龄六十多岁的“老兵”队伍,全年开展活动四十多场;“学国学悟茶道 抗疫情迎春天”“追随领袖足迹 践行初心使命”“坚定文化自信 书画和平”“学习强国”……所有这些,源自“我与《安康日报》共成长”,《遇见她,那年我十四岁》,牢记《文学要看到新乡愁》,终使我《从灵灵吃桔子到作家有担当》。

这一年,是我们十四口大家庭获得全国最美家庭、陕西省首届文明家庭的第三年,是妈妈离开我们的第二年。我和小妹共同代表优秀家庭出席县里的表彰大会并观赏文艺演出时,自豪兴奋后,不约而同想起妈妈,此时此刻,应该是劳苦功高的妈妈享受这荣耀。见妹妹情不自禁泪如泉涌,我悄悄发微信:“坚强!妈妈在身边。”妈妈没走,风范永存!

有人说“2020”字形像太阳朝升夕落年复年,车轮滚滚奔向前;有人说“2020”似双保险、两局号,是圆满、完美的标志。我理解“2020”就是两只大脚,让我们一切从零开始,从原点出发,奔向诗的远方。

这一年,八旬农民樊吉生编印了《古关旗帜红》,记录近八旬老党员、全国劳模樊文来的传奇人生;退休干部陈世斌出版散文集《美无尽头》,“带着灵魂,寻找生命的春光”感染了每一位读者;驻村六年之久的扶贫干部魏欣创作的脱贫攻坚长篇纪实文学《暖阳》,交付陕西人民出版社刊印;报告文学《连仙河畔连心人》《如画长安,闪烁时代光芒》入选陕西省脱贫攻坚优秀作品集《脱

贫英雄》;我们的会刊《平利文学》以“同心协力”“不忘初心”“牢记使命”“美丽乡村”为主题,与爱她盼她的“粉丝”春夏秋冬如期相会;情景朗诵剧《在那高高的山上》,将脱贫攻坚、信访维稳和新民风建设融为一体,着实让人感动受教育……以上这些,或我主编、作序、评论、助力,深感欣慰。

这一年,继《平利生长总队长》在国家级刊物发表并上封面后,以我们县全国抗疫最美家庭为原型的纪实小说《小秘密》,在《时代报告·中国报告文学》第六期刊发,荣获“2020·全国青年作家文学大赛一等奖”;游记散文《到平利赏石去》终被《人民日报》青睐;《趣说平利方言》荣刊“学习强国”……所有这些,源自“我与《安康日报》共成长”,《遇见她,那年我十四岁》,牢记《文学要看到新乡愁》,终使我《从灵灵吃桔子到作家有担当》。

这一年,是我们十四口大家庭获得全国最美家庭、陕西省首届文明家庭的第三年,是妈妈离开我们的第二年。我和小妹共同代表优秀家庭出席县里的表彰大会并观赏文艺演出时,自豪兴奋后,不约而同想起妈妈,此时此刻,应该是劳苦功高的妈妈享受这荣耀。见妹妹情不自禁泪如泉涌,我悄悄发微信:“坚强!妈妈在身边。”妈妈没走,风范永存!

有人说“2020”字形像太阳朝升夕落年复年,车轮滚滚奔向前;有人说“2020”似双保险、两局号,是圆满、完美的标志。我理解“2020”就是两只大脚,让我们一切从零开始,从原点出发,奔向诗的远方。

前几天,女儿所在班级的老师,要求家长和孩子一起完成食物手工品制作。不知道妻子哪里来的突发奇想,她居然用金桔、山楂、白砂糖,和女儿一起做起了糖葫芦。“作品”出来后,还没等到第二天交给老师,就被女儿给“消灭”掉了,只好再用卡片、瓶子和彩笔等做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手工品,笑得入胜。

2020年,依旧忙碌紧张,但有很多小故事、小确幸、小精彩,日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。

看发展,话脱贫,写人物,用文字描摹记录点点滴滴,作为基层的一名普通宣传工作者,我迎来了新闻写作的小小高峰,在报纸上上稿140余篇。感谢自己的努力坚持,感谢自己熬过的夜,更感谢报社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。庆幸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,脚下的这方热土给予人无限的力量,有故事,有素材,有感动,有启发。

在新闻写作之余,喜欢写一些回忆性的乡土散文,语言平淡不华美,平铺直叙不铺排,追慕“山药蛋派”,很多五六十岁的人看过后,夸奖道:“写得老

道,还能写到我们心里去了,看了之后很有感触。”听了夸奖,自己的内心还是有点莫名的感慨,看来自己的心还是提前“苍老”了。

稍有闲暇,还是喜欢就着一杯茶看书,看书随意性很大,没有列书单,也没有给自己下任务。和往年相比,2020年收到的赠书增加了不少,刘生良老师的《吕氏春秋评注》、张宗涛老师的《一枝青莲》《地丁花开》、李春平老师的《盐道》《盐色》《盐味》、吴昌勇老师的《偏方》、王彦明学长的《我并不热爱雪》《我看到了火焰》……还有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学长,也赠送了我不少书。深情厚谊谨记在心,但还有很多书没有来得及细看,不觉有些惭愧。除了看书,喜欢听风格多样的朗诵,无论是慷慨激昂的豪迈,还是百转千回的婉约,声声入耳,句句入心。

2020年9月,女儿上幼儿园了,多次放学回家说,幼儿园里有很多小朋友,她好喜欢老师,上学好好玩呀!她的话语更多了,笑声更多了,自己吃饭了,自己玩游戏了。见了叔叔会说:“你长得比爸爸帅!”见了阿姨会说:“你长得比

妈妈漂亮!”嘴巴像抹了蜜,我听了后心不觉得窃喜,“这小家伙,情商比父母要高呢!”偶尔不听话时,我和妻子假装说要告诉老师,她会赶忙说:“别说!别说!”小小的她,开始在内心对老师有了敬畏。

生活万象,有喜有乐,有悲有忧。2020年,最揪心的事儿还是听说亲友和同学的身体出了大问题。一场疫情,更让人懂得,不需要惊天动地,不需要轰轰烈烈,只要人平安无恙,平平淡淡的日子也是如此的美好。年终体检发现,自己因长时间久坐,缺乏运动,一些身体指标发出了“信号”,不爱动的自己开始坚持了快走。

古人说,人过三十无少年,如今时常感觉一天的时间不够用。2020年34岁,用“四舍”来说,还勉强能说自己30出头;2021年35岁,用“五入”来说,自己就奔40了。由“四舍”到“五入”,从30出头到奔40,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,更应珍惜过好每一天,全力干好每一件事儿。

新年到了,首先对自己说一句:2021,继续加油努力!

2020年十月末,他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个文学奖项——长散文奖。

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十七点五十八分,他正坐在学校阶梯教室里参加高一年级组教师会。忽然,他的电话响了。电话屏幕上的名字让他激动不已。他已顾不上这会议是谁主持、谁召开的,他也顾不上正在讲些什么,径直站起身向门口走去。

他必须接电话。九月二十五日,他曾向这个号码的主人投去参赛稿件。投递稿件时,他并没有抱什么希望。今年他本有两篇得意之作,发表、采访,因种种原因,未能上刊。如今,参与这第二届长安散文奖,不过是聊胜于无的自我慰藉。

然而,电话来了。电话屏幕上的白字印在他眼珠上。

他已经毕业一年多了。当教师的人按说不太容易紧张,他自己也不懂为什么会在一瞬间间口干舌燥。他感到自己的脸发红发烫,感到从胸腔不断传来猛烈的撞击。掏出手机接电话时,他竟然有些手抖。他毕竟是中学教师,他压住声音,用一种尽可能谦卑而平和的语气说道:“您好。我是胡鑫。”电话那头说:“我们预计在十月三十一日举行颁奖仪式。”他感到心脏要跳出来了,然而他迫不及待又不失礼貌地问道:“我获奖了吗?”那头的声音十分亲切:“恭喜你获得优秀奖。你要来参加会议吗?我们大概要举行……”

他按捺不住,不等那声音说完,抢白道:“我来。我希望参加,我很希望参加。”那头的声音依旧不急不忙:“我们下午颁奖完,还会再举办一个学术研讨会,希望你能全程……”他再一次无礼地打断她,“我希望。我来,全程参加。”

接到电话后的两天里,他

依旧要上班,要站在讲台上授课、批改作业、找学生谈话。这两天,事情一点没耽搁,但他却说不清楚自己究竟干了什么。后来回想,关于这两天,他一点记忆都没有留下。他太希望那天到来,太希望能尽快从安康到达西安。他当然知道自己得的不过是优秀奖,没有名次;也知道自己奔波一次,来回路费要用去一百四十元、住宿费要占去二百元,加上用餐、公交,至少会花掉四五百块钱!这还不算学校因教师请假而扣去的钱!

他一定要去,他管不了这么多。他带上了笔、本子,准备记笔记;又同同学借了一个平板电脑便于路上打字。他想,这个会议会有许多重要的知识等着他记录,自己也要尽快在路旁整理好一段感想便于发言。手提公文包,站在母校门口时,他想起一句诗:“从别后,忆相逢”。

2015年八月,他从离县城将近一百里地的小村子来到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。在这里,他开始接触文学。他书读得太少。高中以前,他只读过不到五本课外书,其中还包括两本插图版的儿童读物。或许正是因为对书籍的饥渴,他天天泡在图书馆。躲在图书馆无人的角落里,他也开始了文学方面最初尝试。直到一年多以后,即2016年十月十四日,他才发表了第一篇文章。他常说,自己起步晚,资质一般、速度也慢,这不是自谦。这样一个泥腿子,偏偏爱上了文学!其后数年,他不知疲倦地精耕细作,投稿,所刊发者寥寥而已。然而他却非执拗地相信自己,他觉得自己一定可以写些什么出来,一定能写好。

捏着印有文学院公章的邀请函,他浮想联翩。他想到自己是“被邀请”回来的,不能算筹。年末回首,细数所得。他发现今年发表的东西不多,奖项也仅长安散文奖优秀奖一个,这和其他人是没法儿比的。他倒不怎样气馁。起步晚,资质一般、速度慢,之前又走了好些弯路,那也无法儿,过去的便过去吧。2021年,认认真真地从一个文字方面的学徒做起,便是了。

这一年

■ 柯贤会

之情,感谢你这几年来一直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,在这里我发自内心地向你说声谢谢!病魔无情,人间有爱,是你们的善举,给了我们最大的物质帮助和支持。国家的扶贫好政策,让我们相见、相识、相认,你是我生命中的贵人,是我的亲人,永远不要分离!”信的内容虽然有点语无伦次,但我看到这封信时依然热泪盈眶。在扶助困过程中,我为贫困户办了一点点小事,没想到他们会记得如此清楚。

2020年,我最思念一位亲人。这个人是我的父亲,父亲在他48岁那年因积劳成疾永远离开了我。他一生没有穿过一件好衣服,没有享过一天福,辛苦劳累一辈子。而我今年也刚好48岁,更深切地体会到上有老下有小、忙工作忙生活、为人子为人父的责任与担当。我想如果父亲还在世,他现在已经是一位年满七十三岁的老人,如果他还在农村老家生活,我一定不会让他那么辛苦;如果他不与我们天天相守,我会忙里偷闲给他打个电话:“爸爸,好吗?”可惜生活从来没有那么多如果,只有父亲的

2021 学徒自此

半我